

# 試論日本人之死生觀

竹內整一（東京大學教授）

## 1. 「安心匱乏安心」論

面對臨死之際只要一心「哀傷」即可的說法，江戶時代思想家本居宣長有以下論點（『鈴居答問錄』）。

——人們在面對死亡之時，都不知道究竟該如何「安心」，但事實上根本就沒有所謂的「安心」。因為位居「下位者」的我們，只能遵照「上面制定的法則」——就是這世界之所以為此世界非常靈妙的本能作用，而我們只能盡己所能度過一生而別無選擇。因此「安心」的必要性，自然就不復存在。

——但即使如此，我們還是會思考些無益之事，諸如天地的真理為何、人之誕生如此、死亡之後會如何等等。事實上，只是將一些似懂非懂的事牽強附會到自己身上，藉此來累積「安心」。而這些說法，其實都是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儒教、佛教之「睿智」（非常了解某些事物），而我們因為根本就無從得知了解，所以也只是憑藉各自想像的說些無益的空談。

這就是爾後被冠稱為「安心匱乏安心」論的有名論點，本居宣長並繼續主張如下。

——在儒教、佛教之說傳入日本之前，死亡被認為只是前往「黃泉之國」，而並不存在於儒教、佛教的圓融說法，而「哀傷」也是無庸置疑、毋須贅言的道理。根據遠古流傳的說法，所謂「黃泉之國」是人死後必定前往的「髒惡之地」，所以死亡也就成為世上令人最為「哀傷」之事。而企圖利用穿鑿附會，將最為「哀傷」之事的「哀傷」因子排除在外的儒教與佛教，自然就不能視為真理之道。

這段文章的兩個重點如下。第一，因為這世界乃眾神制定的世界，所以只能概括承受一切而活下去。第二，死亡乃極不合理的「哀傷」之事，除了「哀傷」之外也別無他法。而在思考這兩件事時，也必須一起思考。也就是說，「哀傷」著「哀傷」之事，最後就會變成遵從眾神所制定的世間構造，進而在其中找到「安心」。

此處所指的眾神究竟為何，事實上本身就是極大的問題。而本居宣長則將眾神一詞，替換為自然的作用、「本能」的作用等說法。也就是說，這個世界會如此，乃是由於「本能」、自然的作用而建構出。包含我們的生與死、這個世間的一切事物，皆由此一「本能」的作用掌控支配。而這個本能究竟為何，我們最終也無法理解其奧義、奇妙的「道理」。

這種看法，正好也和淨土真宗始祖親鸞的想法一致。但親鸞是將這種作用，理解為阿彌陀如來的作用。爾後此一概念，被凡夫俗子的我們視為不可思議的神奇作用，進而深信此一神奇作用拯救了我們。晚年的親鸞，主張所謂的阿彌陀如來，即為眾所皆知的「自然」。而親鸞將此作用命名為阿彌陀如來，使我們更加便於寄託己身於其中。而此道理，就等同本居宣長將「本能」的作用，換言為眾神的作用。

但本居宣長和親鸞並非主張我們應束手無策消極的遵從此一作用，而是如同前述之主張，盡己所能（「去完成所有可能的事」），同時並遵從此一作用。而所謂認真去「哀傷」所有該「哀傷」的事，是指人們清楚意識到自我能力的有限性・無力感後，方能從中體會存在於其中遠遠超越自我的神佛作用。換句話說，此處所指的就是「斷念」。

## 2. 環環相扣的死與生

所謂「斷念」，就是「探求真相 (akirameru・akarameru)」——「追根究底」，藉由「探求真相」來接受窒礙難行之事之所以窒礙難行的原因。但人終究無法在「無」的狀態下毅然決然地斷念。例如當小朋友因為想要東西而大鬧脾氣時，為了讓他停止哭鬧，相反地就必須給他些東西才行。

加藤周一在『日本人的死生觀』一書中，對於日本人普遍的死生觀有如下的見解。

一般而言，在感性層面上，日本人面對死亡抱持的態度，是對「宇宙」秩序的斷念，在理性層面上，則是對自然秩序的斷念。而其背後意象，則是死亡與日常生活間的切割，也就是不會強調死亡的殘酷與戲劇性的非日常性文化。

按照這種說法來說，所謂的斷念，便是「宇宙秩序」「自然秩序」的「真相探求」與「接受」。

近代作家志賀直哉對於死亡有如下感受（『於城崎』）。

某天清晨，我發現一隻蜜蜂死在玄關的屋頂上。…它大概已經死了三天了左右。我凝視著它的屍體，內心卻感到無比的平靜。一股寂寞爬上我的心頭。在其他蜜蜂紛紛歸巢的日暮時分，看著一具屍體被遺棄在冰冷的屋瓦上，不由讓人感到些許寂寞。但我的內心卻感到極其平靜。傍晚時分下了一場無情的大雨。隔天清晨天氣轉為晴朗，而前晚的雨水將樹葉、地面、屋頂刷洗的乾淨無比。蜜蜂的屍體卻已不復見。…我深刻感受到那股無聲的寂靜。…活著與死亡絕非大相逕庭之事。我從中感受到生與死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隔閡。

志賀直哉透過蜜蜂的死亡，感受到所謂「對死亡的親近」，乃是領悟自我們人類的死亡就好比蜜蜂的死亡一樣。也就是說，志賀領悟到生命體的死亡，

是大自然之中極為理所當然的，而其中「活著與死亡」，絕非「大相逕庭」、天差地遠之事。

而那正是「宇宙秩序」「自然秩序」「斷念的概括承受」。而「概括承受」的背後意象，就是「死亡與日常生活間的切割，也就是不會強調死亡的殘酷與戲劇性的非日常性之文化」。但其中卻沒有包含基督教・伊斯蘭教中所主張神的審判・裁判等概念。

雖然日本人有時會將死亡稱為「變身為佛」「成佛」「往生」「變成佛陀」，但那其實並非佛教的主張。在佛教・淨土教中，必須透過各種修行和信仰，方能「往生」（前往淨土並誕生於淨土）或「成佛」（成為佛祖）。

從日本人將死亡改以「往生」「成佛」來稱呼，可以窺見日本人將死亡理解為接近「往生」「成佛」之事。死亡也因而不是那麼重要的事，甚至可將死亡理解為「變得快活」。這也就和方才所言「親近死亡」、「死與日常生活間的切割，也就是不會強調死亡的殘酷與戲劇性的非日常性之文化」等概念不謀而合。而外國人所無法置信的「切腹」「特攻」，這種不畏死亡勇敢面對死亡的死法，和上述的死生觀亦有深厚關聯。

現代伊斯蘭原理主義的「自爆」行爲，或是「日本赤軍」的「特攻」之類的想法，都可說是這種概念的具體化。雖然我們無法正確得知其中的詳情・經過，但不畏死亡犧牲自己性命之處，是極為相似的地方。

但這兩者間卻存在著決定性的差異。伊斯蘭原理主義中的「自爆」，乃是爲了所謂聖戰這種神明正義之戰所出現的「殉教」行爲，藉此得以在死後的天國中得到良好的棲息之地。而日本的「特攻」「切腹」，卻不會去思考死後問題、死後會變成如何等等，而只是想一心赴死。

戰事之中，因「特攻」而死的年輕人的遺書中，幾乎都沒有提及死後世界，只是強調自己是爲了這個（生）的世界、目前的共同體、家人或國家而死，卻完全不會思考這種死亡，是前往美好來世的門票。

若是按照加藤周一的說法，「死亡與日常生活間的切割」並不存在。若是按照志賀直哉的說法，「活著與死亡」絕非「大相逕庭」、天差地遠之事。

### 3. 「本能」與「自發」的灰色地帶

「本能」或「自然」(兩者原本皆和「偶然」「突然」有相同意義的副詞)這類表現在古語用法中,代表「萬一自己死」之意。當時的人們也和現今社會一樣,極為稀鬆平常、理所當然地使用著「本能」或「自然」的詞彙。但我們同時也可自此相同點中發現,當時人們也沒有將生與死視為「大相逕庭」之事來區別看待。

在我們的認知中,死亡也許是件「不幸萬一」的事,但是在這浩瀚宇宙、大自然中,死亡只不過是件理所當然的事。同時我們也可以從「本能」的事情,是如何成為窒礙難行的作用,進而對「自發」行為產生效果之理解中觀察出其意義。這種接受或說服的智慧,在這類措詞用語中發揮著莫大作用。

醫師作家的南木佳士在『鑽石星塵』中,描寫著人在飛機墜海之時,所意識到死亡的內心景象。

我深信有人在掌管著群星的位置。墜海之後我的心情無比平靜。我似乎在那時發現自己好像被那個人擁抱在懷裡,就好比被掌管的星星一樣,我的心靈深處在那一刻也感到無比安心。

所謂「管理者」,就是我們習慣稱為神或佛的譬喻,而如果祂真能掌控這些群星,想必祂也一定掌控著我們的生與死,而讓我們自己「從心底感到安心」。而這種「安心」的感覺,也正是志賀透過蜜蜂的死亡,所感受到「對死亡的親近」。

但是這種「對死亡的親近」及「安心」,就如方才所述本居宣長、親鸞或是南木佳士、志賀直哉所說,必須有「哀傷」的感情介於其中。儘管我們人類就好比蜜蜂、星星、草木一樣,存在於「本能」的作用之中,但我們卻並非完全被淹沒、被同化於這種「本能」的作用之中。因為我們有著一股無法輕易捨棄的「自發」力量,也就是「我」、「自己」的意識。而所謂的「哀傷」,也就跟著被那股力量給喚醒過來。

志賀晚年所撰寫的「尼羅的一滴水」中，描寫了以下有名的場面。

人類的歷史已經不知有幾千萬年，這當中有無數的人類出生、活著、死去。我雖然也只是生於其中、是活著的一人，但自己就好比潺潺流動尼羅河中的一滴河水，既非前面也非後面的水滴，而是幾萬年前尚未存在、幾萬年後也不復存在的這一滴水。但儘管如此，我依舊還是大河中的一河滴水。可有可無。

自此描述中，可以看出其中有兩種自我認知。其一，「我」的存在，只不過是渺小的一滴河水，或是時間洪流中的一滴河水。其二，雖然自己只是一滴河水，但卻是「幾萬年前尚未存在、幾萬年後也不復存在」的獨一無二、一次性的存在。

前者是將「我」的存在，定位於大自然中的總體（相對）認知，後者則是將自己定位成無法交換、無法替代存在之絕對認識。「可有可無」這種說法中所參雜的某種「悲傷」的肯定情緒，正是介於上述兩種認知之間。

## 4. 「永別」的死

宗教學者岸本英夫出版了『凝視死亡之心』的隨筆作品。此書是描寫岸本在被醫生宣告罹患癌症之後，從凝視逐漸逼進自己的死亡，一直到克服對死亡恐懼之內心變遷。

岸本自己也是將死亡與「無」視為相同的事情來展開思考。岸本認為，如果自己死了，這世界也會隨之消失殆盡，而令人籠罩在汗毛直豎的恐怖之中。但後來岸本卻藉由以下想法，擺脫了死亡的恐怖。

對人類來說，所謂死亡就是巨大、整體性的「分離」。當我這樣思考之後，我才終於領會到何謂死亡。

在人類漫長的一生中，一定會面臨必須和久居的土地、熟識的人們分離。有時甚至是在接下來的人生中，都無法見面的永別。這類的「分離」，

通常伴隨著深厚的離別哀傷。但當離別時刻真的到來，下定決心要分開之時，卻反而有種鬆的感覺。對人類來說，所謂分離有時大概就是這種事情。因此人類其實是可以忍受分離。

所謂死亡，就是將此一分離具體化、徹底化的東西。死去的人們必須和所有的人事物分離。雖然那的確是非常令人哀痛不已的事，但如果暫且撇開全面性來思考與死亡僅有一線之隔的分離，光就其本質層面來說，人類有時必須忍受被迫處於那種狀況之下，死亡與分離是相同的事情。

上述言論雖非創新的主張，但研究古今中外思想的宗教學者岸本英夫，藉由面對“自己死亡”來重新檢視和思考死亡，進而迎接了一個巨大的轉淚點。簡而言之，岸本因為改變想法、重新認識死亡並非「無」的體驗，而是隨處常見的「分離」，連他自己本身也都接受了此一想法。他的主張如下。

當我意識到「分離時刻」這種想法之後，總算能目不轉睛的從正面來勇敢凝視死亡。以前每當我在思考死亡與無時，總是無法從自己死後世界也將隨之毀滅的錯覺中跳脫出來。但若是將死亡思考為與此世界分離，這個世界當然會繼續存在。而已經告別這個世界的自己，則將成為宇宙之靈，進入永遠的安息。至少對我本人來說，這無非是一重大的轉折。

所謂「分離」的死亡，就是重新驗證・承認「分離」遠去的世界毫無疑問的確存在。同時也包含了重新驗證・承認自己的確曾存活於其中。簡而言之，爲了要使「分離」成立，必須驗證・承認即將「分離」的對象與世界之存在、曾經存在之事實，同時也要驗證・承認身為「分離」主體自己之存在、曾經存在之事實。

「而已經告別世界的自己，則將成為宇宙之靈，進入永遠安息」的這種說法，雖然和方才所提志賀直哉等人的死生觀小有雷同。但若再次確認，則可發現岸本英夫對死亡重新認知之差距，在於死亡絕非是「無」而是「分離」。藉由此一看法，「以往令人難以接近心生恐懼」的死，頓時變成「易於親近、能

夠相遇」的事情。「成爲宇宙之靈」的說法，就是承續上述文章脈絡的表現手法。

岸本所指「分離」的死亡——就是所謂「永別」的死亡，如同字面所指，此乃「若是那樣的話」這種對世界的理解方式，同時也是對死亡的理解方式。而當說出「若是那樣的話」這句話時，其中也表達出對自己死亡有著了解與理解，所以才會透過這樣的表現來表達。

日語中的「再會」一詞，原本是帶有「那麼」「若是那樣的話」之意的接續詞，後來轉變爲分手語而脫離原義獨立使用。而其中又包含了在事態變遷時暫緩腳步，藉由「若是那樣的話」一詞來確認事情細節，藉此來判斷是否可以繼續進行下個階段（相反地，若是沒有如此確認則無法進入下個階段）這樣的獨特思維。

那麼，我們究竟可以透過「若是那樣的話」一詞來驗證什麼呢？

一種是在分離之時，自然發生的事情都可以拿來驗證。二〇〇四年舉辦的「死的臨床與死生觀」研討會上，作家柳田邦男建言現在正是「創造屬於自己死亡的時代」（研討會報告書『死的臨床觀與死生觀』）。也就是將自己的生命用某種型態來整合，藉此讓自己較易接受死亡。而我認爲這是某種意義的「若是那樣的話」。將「若是那樣的話」變爲自己的言語並將其「故事」化，藉此來讓自己更加易於接受死亡。

而另一種情形則是如下。即使把自己一個人作過的所有事情都串連在一起，但那依舊還是無法成爲「故事」。因爲包含生老病死，只要活在這個世間的人，就一定有無法隨心所欲之事。那些事情也必須同時驗證。

而那就是所謂「世間定理」「無常」「命運」，這些靠自己也完全無法反抗的作用，按照方才的說法，就是所謂的「本能」性作用。這種作用並非「自發」性的行爲，而是「本能」性演變所產生的作用。把「本能」性作用理解爲「假如必須變成那樣」而重新驗證・接受，便是「永別」的另一個意涵。

美國旅遊作家 Anne・Lindbergh 曾經說過，沒有任何詞彙是比「永別」來



的唯美。由此可見她對此詞的理解，屬於上述概念的後者。Anne・Lindbergh 認為，人們一生中有許多相遇與分離，又會遇到許多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事情。但日本人卻沉默地接受、「sayonara（假如必須變成那樣）」來選擇分離（『翅膀呀！飛向北方』）。

盡如人意的「自發」與不如人意的「本能」，二者不斷互相衝突對抗，而人就被夾在兩者間的灰色地帶，因此才會發生許許多多的事情。所謂「若是那樣的話」的驗證，就是這兩者（並非意識性，而是僅於輕描淡寫、簡單帶過的驗證・總結）。

姑且不論上述相關的事態為何，日本人時至今日依然持續盼望著過完「今生」，藉此來接續「來生」。

#### 参考文献・引用文献

- 竹内整一『「おのずから」と「みずから」—日本思想の基層』（春秋社、二〇〇四）  
同『〈かなしみ〉と日本人』（日本放送出版協会、二〇〇七）  
同『「はかなさ」と日本人』（平凡社新書、二〇〇七）  
同『日本人はなぜ「さようなら」と別れるのか』（ちくま新書、二〇〇九）  
志賀直哉『城の崎にて』他（『志賀直哉全集』、岩波書店、一九九九）  
加藤周一他『日本人の死生観』（岩波新書、一九七七）  
南木佳士『ダイヤモンドダスト』（文春文庫、一九九二）  
本居宣長「鈴屋答問録」（『本居宣長全集』筑摩書房、一九七〇）  
岸本英夫『死を見つめる心』（講談社、一九六四）  
荒木博之『やまとことばの人類学』（朝日選書、一九八五）  
シンポジウム報告集『死の臨床と死生観』（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、二〇〇五）  
アン・リンドバーグ『翼よ、北に』（中村妙子訳 みすず書房、二〇〇二）